



憲章類編卷之一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勞堪編

開國

高皇帝濠州鍾離東鄉人先世居沛徙句容累世積德行
仁隱約田里宋季大父徙渡淮居泗上父世珍又徙鍾
離母陳生四子帝最少帝生于元天曆戊辰之九月丁
丑是夕赤光滿室上燭于天里中人皆見之競呼朱氏
火起相率拯護及至無有也歲甲申四月喪父不數日

喪伯兄又喪母值旱饑疫窘甚鄉人劉繼祖與地始獲
寔時帝年甫十七九月入皇覺寺逾月僧乏食帝西至
合肥歷光固汝穎凡三年復還皇覺寺壬辰春定遠人
郭子興起兵攻拔濠州據之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進
惟日掠良民以邀元主之賞人無生路 帝乃禱於神
以卜出處唯從雄吉閏二月朔遂入濠見郭子興子興
育徐王馬氏女為已女遂納為館甥九月彭早住趙均
用為元兵所敗自徐奔濠子興遂為二人所制帝為釋
之帝恩威日著豪傑樂從於是李善長湯和徐達等數
十人率先歸附姊子李文忠先同其父母避亂與帝相
失其父禎聞帝駐師滁陽遂攜來歸時年十二定遠人
沐英年方十歲父母俱亡帝見而憐之與文忠皆賜姓
朱氏托后撫育如子

乙未春正月取和陽 帝駐兵和州謀渡江值巢湖水寨
軍師俞通海等率舟師來降遂以夏六月朔渡江率徐
達胡大海馮國用常遇春湯和季善長鄧愈廖永安等
統兵引舟東下首克牛渚拔采石進攻太平克之耆儒
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四海鼎沸豪傑並

爭悉多攻城屠邑志在子女玉帛爾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順天應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帝善其言因問吾欲取金陵如何安曰金陵古帝王都據以臨四方何向不克上甚悅乃改太平路為府命習知府事留安參幕府丙申春三月克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死之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建江南行中書省尋取鎮江夏四月取廣德丁酉春三月克常州常州先為偽吳張士誠所陷及是士誠遣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徐達伏兵擒之士誠素書

請和 帝復書數其罪士誠不報達請益兵圍之城遂下 夏四月取寧國六月徵前池州學正朱升入見顧問稱旨遂參密議是月取江陰 秋八月取揚州 戊戌春正月帝自將精兵十萬由寧國歷徽州道蘭谿至婺州拔其城改婺州路為寧越府置行中書省徵王禕為省掾商略機務

己亥春正月取諸暨三月 帝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次子關為質帝曰國珍既誠信來歸何以質子為厚賜關而

遣之國珍又以金玉飾馬轡來獻悉却之 秋九月取
衢州 冬十一月取處州時胡深與石秣宜孫統龍泉
慶元松陽遂昌兵欲閉關為守拒計士民咸請于深願
內附以全民命深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軍師胡大
海一郡遂不受兵上素聞深名召至南京擢左司員外
郎深有言上甚善之仍詔深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兵卒
以從

庚子閏五月偽漢陳友諒以舟師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
雲死之 賊直犯龍江 帝授諸將方略敗之 六月

取信州 秋八月 上帥師伐偽漢拔江州陳友諒走
武昌 上至江西改龍興路為洪都府 九月取建昌
饒州二路

壬寅春正月取江西諸路王禕撰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
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爾學問之博卿不如
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以禕為江南提學司校理二月
苗獠軍叛殺胡大海王愷死之

癸卯秋七月 上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擊陳友諒于
彭蠡湖之康郎山常遇春等與之聯舟大戰乘風縱火

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迎戰遇春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退保鞋山八月遇春率諸將遡流而上友諒出戰我兵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奔潰友諒中流矢死其偽平章陳榮以下悉以樓船車馬士卒十萬來降其子理奔武昌冬十月遇春率兵圍武昌

甲辰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奉 上為吳王建國號曰吳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 上往視師督諸將擊之陳理啣壁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 七月取廬州九月取中興及歸峽潭衡等路

乙巳春正月取寶慶路贛州饒州南雄悉降胡深取福建浦城崇安建陽陳友定守將屯兵四萬于錦江深還兵擊之友定率銳卒逆戰深馬蹶被執死之 夏五月取安陸襄陽 冬閏十月取秦州

丙午春三月取高郵 夏四月取淮安安豐諸路及濠泗徐穎諸州 冬十一月討張士誠遣徐達同當遇春率兵二十萬先薄湖州圍其城士誠親引兵來援達等與之戰林虜其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以降將呂珍等徇于阜城下其左丞張天驕遂舉城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

州及紹興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 十二月議以明年
為吳元年

丁未吳元年春正月取松江沅州 九月徐達常遇春圍
蘇州執張士誠及其官屬將校皆檻送建康士誠閉目
不食比至上欲全之士誠自縊死 是月取通州無
錫州及台溫慶元三路 冬十月遣徐達常遇春率甲
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
晉諸處 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航海
以趨廣東楊瑄率荆湘之衆以取廣西 十一月北取

沂州嶧州益都南取慶元諸路 十二月北取般陽濟
寧萊州濟南東平南入杉關取邵武建寧延平 命湯
和廖永忠會討方國珍國珍遣子明完奉表乞降其弟
國珉親率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國珍等于建康時山
東諸郡悉奉圖籍來降

洪武戊申元年正月征南大將軍湯和克延平執陳友定
洪武元年正月胡廷瑞等率兵取建寧元守將達里麻率
衆降廷瑞執元叅政陳子琦送京師 湯和廖永忠等
取延平械元平章陳友定以歸東南海上晏然 楊璟

攻永州元兵大敗獲其萬戶丁武等千餘人馬百餘匹
二月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王師先克寶慶尋
為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擊敗之貴遁去城遂下
胡廷瑞等由海道進兵克興化元守將陳國珍納款泉
漳潮諸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 命平章廖永忠為
征南將軍叅政朱亮祖為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 命
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同大將軍徐達等
俟取中原 三月徐達引兵溯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
取汴梁 陳州守將左君弼降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

不下璟乃分兵進取全州元守將遁民以城降於是道
州寧州桂陽藍山常寧武岡守將皆降 廖永忠等率
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書招諭元分省左丞何
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劔元末邑人王成陳仲
玉搆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仲玉就擒成築砦自
守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家奴縛成出求
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為
將烹已也真乃縛其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
號於衆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

有章競歸之元授以分省左丞或勸為尉佗計者輒斥
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
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 夏四月朔 廖永忠等師至
東莞元將盧左丞張元帥聞何真既附各率所部來降
遂入廣州時偽參政邵宗愚據三山寨遣人約降遷延
不至永忠知其詐乃發兵直抵其寨破之獲宗愚及其
黨皆斬馳檄諭海南海北諸郡縣悉來歸 陸仲亨率
師略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
程棄城走廣東悉平 廖永忠上何真降表于京師

上謂真保境安民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竇融
李勣奚讓特召真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
百疋將校各賜有差授真江西行省參政 楊璟等兵
克永州引兵進攻靖江桂林府 命御史大夫鄧愈統領
襄陽等衛官軍征取淮漢迤北未附州郡愈遣指揮王
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史克新
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 徐達率諸將進攻河
南府傅友德分兵取河南諸山寨元將詹同脫因帖木
兒率衆五萬迎戰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一箭中其

前鋒大呼殺入敵敗走詹同等奔陝州其衆悉降遂營于府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請降棄勝進克陝州直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薛穆飛等拒戰馮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思齊棄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西州郡皆李思齊張思道節度張良弼人所據徐達大軍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時河南諸郡皆下雲獨守裕州累戰不克後以孤軍戰敗被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 六月癸丑楊璟等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至是璟

與張彬合兵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固守璟遣指揮丘廣攻奪其水隘朱亮祖亦自平樂率師來會攻益力也兒吉尼勢窮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璟因使彥高陰購其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漏下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固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使歸為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衆徑進也兒吉尼倉皇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峒 秋七月己巳朔 廣西左江

太平土官黃英行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
章詣楊璟軍門降 上親畫征進圖遣使授徐達各衛
糧船俱赴濟寧餽運 勅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之
任愛民為先况新附之邦生民凋瘵爾等宜善撫之

上在汴梁復勅徐達乘機進取宜調益都徐州濟寧諸
將悉會東昌以俟征進 元平章阿思蘭以象州降初

思蘭自全州之敗退保象州廖永忠遣指揮耿元璧等
追擊之思蘭乃率所部詣永忠獻銀印三銅印三十七
金牌五座西悉平 上將發汴梁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上諭之曰朕與卿等率眾渡江誓除亂以安天下前代
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肆行屠戮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
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
易肆民皆按堵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
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者必罰無赦
車駕發汴梁還京師以馮勝為右副將軍守汴 閏七
月己亥朔 遣使犒北征將士 徐達等率師發汴梁
次安丘遣薛顯傅友德分布士馬自中灤渡河取衛輝
元守將龍二棄城走彰德 徐達師至彰德龍二復出

走其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降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昱先棄城遁邯鄲縣令都文玉率耆老降遂克趙州徐達師次臨清遣人持檄詣東昌趣張興祖華雲龍各率兵來會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張處仁遂以為嚮道徐達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顧時沒閘以通舟師韓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清徐達命韓政守東昌以鎮撫臨清達率馬步舟師北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等俱以師會徐達師至長蘆元守將遁去命指揮費子賢等守之復諭分兵守青州徐達師

至直沽獲海舟七艘作浮橋以濟師又令常遇春張興祖各率師水陸並進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遁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其將校三百餘人俺普等悉遁師至通州元將五十八國公出戰我伏兵中起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遂克通州元主聞之遂集三宮后妃太子夜從建德門北遁上都八月庚午徐達師至燕都齊化門填壕登城而入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右丞張康伯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

一封其府庫圖籍珍寶及宮殿等門以兵守之宮人妃
主令其宦寺護侍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按堵市不
易肆 詔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 徐達遣使獻
平元都捷表至京師 九月戊戌朔 徐達改故元都
安貞門為安定門建德門為德勝門 九月甲子徐達
常遇春傅友德等率兵發北平取未下州郡 冬十月
戊辰朔 常遇春克真定先是真定路達魯花赤級納
錫彰聞王師取元都乃具朝服登城北面再拜墜崖死
元左丞自河中率眾攻潼關都督僉事郭興部將于光

奮擊之元兵大敗自是李思齊等不敢復窺潼關 馮
宗異湯和取潞州 十一月戊辰朔 徐達率兵發北
平取山西 十二月丁卯朔 元擴廓帖木兒據太原
率兵出鴈門關徐達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
必覷北平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
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遂率
兵徑進常遇春曰我騎兵雖集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
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眾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
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為內應達

於是遣兵夜襲其軍擴廓帖木兒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衆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卒亟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出馳騎遁去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遂走甘肅

洪武二年正月副將軍常遇春自太原帥師征大同元守將竹貞等棄城走三月徐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元行省平章李思齊張思道等遁去西臺御史桑哥灾里守關家洞達遣兵攻之不屈與妻子俱投崖下死

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失不花縊死三原縣尹朱春謂甘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獨不能盡節遂俱投崖下死常遇春等率師自西安進取鳳翔李思齊西奔臨洮遇春勒兵入城獲其部將薛平章四月徐達兵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豳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其土足以供軍

儲今以大軍感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洮
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留湯和守營壘金興
旺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 徐達師至鞏昌
元守將梁子中等出降 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降
徐達師至會州部將有欲括州縣羊馬以供軍用者達
曰西北之民素以畜牧為生今奉命吊伐本以安民若
盡括其所資彼將何以為生不許 甲申臨洮捷奏至
上遣使諭徐達曰將軍提師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思齊
又納降矣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如何張思道兄弟多

譎詐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也軍中之事尤宜
慎之 辛卯處士張翼卒翼南直隸常州無錫人氣岸
孤騫不同側媚士雖是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不貸或
譏翼疾惡太甚翼曰天生我口用以出言當言而訥惡
用口為張士誠據姑蘇陷無錫負販之徒首纏絳帕手
執戈矛巡門嘯呼民情洶洶恐旦暮屠戮翼大書邵堯
夫聽天吟於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
不可鄰曲問計者翼不荅指以示之 吳元年丁未徐
達破姑蘇縛士誠送京師遣胡大海帥師征無錫偽吳

將莫天祐猶聚土擊固守達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
達怒傳令大海曰即不下遂屠其城翼知事急往見天
祐曰將軍固守為張氏也張氏已就縛矣又將誰為况
決不能守耶天兵如雷犯者摧折一城死生只在今夕
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曰誠如君言翼乃
縋南城而下走謁大海曰無錫亦良民不幸居割據之
中耳目塗塞幸公奉揚天威特為生民請命大海覩翼
言貌非常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一不受兵矣遂命翼還翼
叩城門呼曰急開吾事濟矣天祐開門出降所活數十

萬人子籌至正末舉鄉貢入國朝薦應奉翰林文字積
官禮部尚書 丁酉徐達師至蕭關遂下平涼遣將士
招諭華亭等處指揮朱明克延安因以明守之 辛丑
張良臣以慶陽降 戊申張良臣復據慶陽叛 乙卯
徐達遣指揮曹崇送李思齊赴京師 六月常遇春克
開平元主先已北奔得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斬
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疋牛五萬頭薊北悉
平 七月己亥常遇春還軍次柳河川得疾而卒年僅
四十報至 上為之悲慟詔李文忠領其衆 蜀明昇

遣使來貢賜璽書答之 八月癸亥朔 常遇春樞至
龍江 上親出迎為文以祭之 元兵攻大同李文忠
等帥師擊敗之擒其將脫列伯 上親疏張中十事命
宋濂作傳中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不第
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亂與人
言避兵之方從則吉違則凶 歲壬寅上帥師下豫章
鄧愈因薦中召至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
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
焚燬殆盡鐵柱觀亦為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

反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 上舉兵伐之
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
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
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
于康郎山被圍其勢甚危僉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
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降其衆五
萬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暨
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當差一日實在丙戌解
去其他竒中往往類此為人猶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

人因號曰鐵冠道人云 癸未克慶陽初張良臣自負
城險又養子七人皆精悍善戰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
王師列營城下以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及
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之絕至
煮人汁丸泥燕欺部下知事不濟爭開門約降徐達勒
兵入北門良臣父子俱投井中達引出斬之及其黨柴
知院等二百餘人盡殲焉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 九
月廖永忠朱亮祖等自廣西班師還京 十月遣使致
書元主曰朕本布衣因海內鼎沸不能自寧靜觀群雄

割據荼毒生靈於心不忍君又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
不軌外為元臣內實自謀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
乃親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
兩江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為計而君之將臣
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人者不為國謀分據秦晉互
相讐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
河洛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
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
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真安國

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群盜今遠寄沙漠欲效漢之匈奴
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為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
中國封疆盡為我有華夏已平外夷咸附若命將出師
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亦不過死灰之餘
燼涸轍之朽鮒耳何能為哉比時君即遁逃亦將無所
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
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十一月壬辰朔 徐達
北征還入見 上撫勞之 十二月楊璟自使蜀還言
明昇闇弱喻之不悟若舉兵取之 上曰兵之所加

必貴有名西蜀之地彼亦安能久據但朕意俟其悔悟
來歸則師可不勞民亦無苦也姑緩之 李文忠以所
俘脫列伯等獻京師 上曰彼亦為其主耳事敗至此
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十二月王保保襲蘭州
鞏昌守將于光死之王保保偵知徐達南還悉兵至蘭
州城下圍城數里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以待援兵時
鷹揚衛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
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喚張溫出降光
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

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
至乃引去光南康都昌人自少磊落有大志徐壽輝初
起略湖口陷都昌署光為江東宣慰陳友諒弒壽輝光
乃輕騎謁上于龍江授行樞密院判官從上征九
江下黃梅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歷遷鷹揚衛指揮
使從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取汴梁克陝洛下潼
關同都督郭興守之後移守鞏昌王保保屢引兵來攻
光輒擊却之至是被執而死上聞之遣官諭祭尋命
配享功臣廟

洪武三年春正月辛卯朔上以王保保為西北邊患
復命徐達鄧愈湯和馮勝往征沙漠三月徐達師至
定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四月徐達率師出安定駐
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定戰王保保發
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
倉卒不知所措我師敗績達親率兵急擊之敵乃退遂
斬東南壘指揮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衆
出戰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
間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遣使齎書

與元主曰前者兩致書於君而使者又不還豈君尚以
往昔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耶是大不然君者天
下之義主何常之有顧人心天命何如耳今日之事非
予所欲寔以四方兵爭所在紛擾斯民無主不得已而
提兵一起薄海歸心此誠天命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順
人遣使通好庶幾藉我之盛強號令其部落尚得牧養
於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為邊
民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將悔之無及矣近北
平守將以雲中所獲爾平章火兒忽荅右丞哈海等八

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待以不死再令齎書
詣前惟君其審圖之

徐達械送浙江左丞胡德濟至

京師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諭達曰胡德濟臨
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治之
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軍
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
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闔外之
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闔外
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

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
威克厥愛母事姑息 五月徐達分遣鄧愈招諭吐蕃
自將取興元 孫興祖兵次於三不刺川遇胡兵力戰
死于五郎口興祖濠州人年十九從 上取和陽既而
拔采石取太平克金陵下毘陵南征北伐平定中原取
元都歷官都督至是以戰死年三十五 上甚悼之遣
使致祭贈北平行中書省左丞封燕山侯謚忠愍仍塑
像祭於功臣廟 徐達與馮勝傅友德李思齊由曲陽
入沔州又遣金興旺由鳳翔入連雲塔以合兵攻興元興

元守將劉思忠金慶祥迎降 李文忠帥師趨應昌聞
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即督兵兼程以進復遇元兵
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破其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
剌并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士卒遣人俱送京師
惟太子愛猷識里達臘與數騎遁去文忠追至北慶州
不及而還師過興元將士軍民五萬餘人悉降 六月
左副將軍李文忠捷奏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
殂遂相率稱賀 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
遂至於此因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

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中書省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上覽之見其有侈大之詞深責省臣曰卿等為宰相當法古昔致君於聖何習為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為是也可即改之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于廟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

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但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賜買的里八剌第宅於龍山封為崇禮侯丁丑頒平定沙漠詔于天下仍遣使齎詔諭安南高麗占城是日百官

表賀 上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興
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元腥羶華夏幾
及百年天實厭之又况末主荒淫政殘民困烏得不亡
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水火安得不興 上曰
當元之季君則晏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斂日促天
怒人怨盜賊蜂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天下已非元有
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
驕奢天下豪傑豈得乘隙而起耶朕取天下於羣雄非
取於元氏今獲其遺胤朔漠清寧天寔命之詩曰商之

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可不畏
哉 遣使詔諭元宗室部落臣民 朕既為天下主華
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爾等無或執迷以貽後悔
其邊塞韃靼百姓因元喪亂征徭繁重供億勞苦朕甚
憫焉詔書到日悉安所居無自驚擾以廢耕牧 十月
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剌曰君之將擴廓帖木
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去
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徹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
人特令致書通元史告成朕以今先君為三十餘年之

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於史君之子買
的里八刺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
無恙但不知君之為况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十
一月徐達李文忠等班師還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
達等奉車駕還宮明日 上御奉天殿達等上平沙漠
表稱賀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湯和傅友德
等帥師分道伐蜀 上諭和等曰朕以明玉珍脩事大
之禮且念明昇稚弱不忍加兵彼乃惑於羣言反以兵
犯我興元故命卿等率師伐之唯在嚴紀律以懷降附

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 命徐
達往北平操練軍馬葺治城池濟南濟寧青萊徐州等
衛悉聽節制 命馮勝往陝西繕脩城池鄧愈往襄陽
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軍士

洪武四年二月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郡地
圖并籍其兵馬錢糧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
揮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 四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克
之湯和克歸州分遣趙庸曹良臣率兵取容美洞及會
周德興合攻茅岡單崖寨平之仍次師歸州 傅友德

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
德督兵循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于世真等集兵據
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
破之世真遁去遂拔文州 上以湯和傳友德等出師
伐蜀已逾三月未報復命朱亮祖為征虜右副將軍率
兵往助之 五月傳友德造戰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
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暴漲乃以木牌數
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
為解體 六月傳友德拔漢州 上聞湯和駐兵大溪

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留緩事適階州捷至乃下詔
切責之和猶遲疑未決及得傳友德水牌于江流乃進
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以趨夔州 廖永忠進兵瞿唐
峽以山峻水急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
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人
持糗糧帶水以禦饑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
魚貫巖石間蜀人不之覺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
渡分為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
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頭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

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箭火炮夾擊大敗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 戊戌蜀平章丁世真率眾寇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 廖永忠率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明昇與其右丞劉仁

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兵民皆破膽心悸豈能効力若毆之拒守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湯和至重慶會廖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明昇面縛啣璧與母彭氏及其屬奉表詣軍門降永忠解縛受辟撫諭戴壽向大亨等令其子弟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于京師 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叻哈出據金山擾邊為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齎書

諭訥哈出曰前者萬戶黃儁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
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
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
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也
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
堅及紅巾起于汝穎羣盜徧于中原盜名僭號者繼出
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真一稱帝于蘄陳友諒稱帝于九
江張士誠稱王于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
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為羣雄所

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比待他倖特
加禮遇且知將軍為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
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
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為俘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
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
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
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
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木可支釁之後先惟將軍
自思之傳至金山訥哈出拘留不遣 七月傳友德兵

圍成都偽夏丞相戴壽知院向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象
載甲士列陣前友德命指揮李英等以弓矢火器衝之
象中矢却走壽兵鬪藉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
和遣報重慶之捷壽等亦聞重慶已降室家無恙遂無
鬪志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許之翌
日壽等率其屬降得士馬三萬初保寧城有韓氏女年
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為所掠乃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
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為女子後從王珍
兵掠雲南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人稱為韓真女云

乙丑指揮萬德送明昇并降表至京師諸司定議受降
禮 上曰明昇與宋孟昶不同昶專治國政所為奢縱
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是日昇及其官屬
朝見授昇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 淮安
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擒故元平章僧家奴盡俘其衆
八月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是時全蜀已下惟吳友
仁尚據保寧 上遣使諭湯和白吾付將軍以大任而
臨事往往逗撓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詔遣周
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

平 十二月徐達還京師

洪武五年正月遣翰林待制王禕蘇成齋詔往雲南諭梁王禕見梁王把都曰聖上聰明神聖天命人心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來諭今能急奉版圖歸職方則按堵如故而高官厚祿不汝吝也否則魚游釜底終取夷滅梁王留禕不遣 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 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籌邊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惟王保保遁居和林出沒邊境臣願率將士勦絕之上曰姑置之諸將曰王保保若在終必為

寇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出中路李文忠出東路馮勝出西路 上以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常梗化作亂命鄧愈周德興吳良討之愈率楊璟黃彬出澧州德興率趙庸左君弼出南寧良率李伯昇出靖州三道並進 三月都督藍玉兵至土刺河遇王保保擊敗之保保遁去 四月鄧愈兵至澧州遣楊璟等討散毛柿溪赤溪安福等三十九洞平之 五月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績 六月馮勝傅友德率師至甘

肅故元將上都驢降 李文忠追虜至土刺河虜將哈刺章悉騎渡河文忠督兵搏戰宣寧侯曹良臣指揮周顯常榮張耀俱戰歿文忠馬中流矢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乘之文忠麾衆更進士卒皆殊死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曹良臣等死事聞 上命恤其家遣官祭葬各樹碑墓道表之 秋七月湯和等兵至斷頭山遇虜兵與戰不利指揮章存道死之 九月周德興等討婪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遂克泗成州 十月征西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 十一

御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 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之曰為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漢祭遵為將憂國奉公宋曹

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
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詔徐
達李文忠等還京 十二月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觀
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
待者不义非鳩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為僧終不
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
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於民間豈有志
於今日自辛卯盜起汝穎剽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
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

僭稱名號者盡為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
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

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
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
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
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
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
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以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
如陰山二生若忠於君身膏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

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洪武六年正月命徐達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既而召還命陸仲亨何文輝代領其衆六月徐達遣指揮李玉入奏分遣李文忠等統兵分駐山西北平等處相機招討殘胡詔可之八月上以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齎勅諭之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勲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

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將軍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洪武七年四月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反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石反夜斬其首以歸衛官以其事聞請賞之上曰買的罪固死然為兄弟者告之

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办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壬辰方國珍死 徐達以獲故元官屬軍民五千九百八十八人入奏 上命官屬送京師軍民居之塞內 九月上遣宦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送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厚賜之復遺其父愛猷識理達刺織金文綺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已就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

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於愛猷識理達刺曰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經五年念君流離沙漠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表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 十二月遣靖海侯吳禎往瀾東收籍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禎既至三郡無賴惡少狹私逞怨蔓引平民富室為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為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 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士弘潞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

詔鄧愈湯和還京

洪武八年三月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 八月故元將王保保卒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刺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刺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自縊死 九月上命湖廣行省叅政吳雲使雲南諭之曰今四夷賓服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卿能為朕作陸賈乎雲對曰臣奉陛下威德曉以禍福彼必效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

十餘人使漠北為徐達所獲送京師 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逼雲胡服辯髮詐為元使改易制書以給梁王雲不從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雲常州宜興人仕元為翰林待制王師克元都以故官送赴京授弘文館校書郎歷湖廣叅政竟死是命洪武九年三月 上謂羣臣曰嘗聞智力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之始事論智不如張士誠論力不如陳友諒朕惟誠心待物不以詐力加人而人卒敗者

要之智力有窮也羣臣皆頓首服
洪武十一年四月元嗣君愛猷識理達剌殂于沙漠
六月遣使致祭故元幼主于沙漠

洪武十八年正月命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
元將校 十一月信國公湯和等平蠻師還

洪武十九年十一月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指揮
使司延安等二十一衛及西安護衛官軍往北平聽征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命馮勝為征虜大將軍傅
友德藍玉為左右副將軍趙庸王弼胡定郭英為左右

叅將商嵩叅贊軍事率師二十萬討納哈出又命李景
隆鄧鎮吳良等皆隨征師行 五月納哈出棄金山巢
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 六月馮勝駐師金

山東壯遣藍玉至納哈出營降其衆初納哈出分兵為
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
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
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
勝遣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勝營陽為納款而
實覘兵勢勝遂遣王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勝還報

納哈出聞之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王納降王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常茂在座其麾下解胡語者以告茂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悉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

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為殿 閏六月濮英殿大軍還道為虜所乘死之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為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英絕食不言乘間自剖腹而死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命事至是沒于虜 上聞之驚悼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封金山侯謚忠襄 大將軍馮勝捷奏至 上以常茂驚潰虜衆即令械送京師

八月上聞大將軍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勅諭勝及副將軍傅友德藍玉王弼郭英曰古之名將為國効忠勲名千載在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華夏未常行一不義所以功成名遂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師何馮勝膺大將軍之任而乃專為已私播惡胡中降虜致恨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部伍無法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原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庶可保全以

齒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舉其大槩於心將軍亦赧哉馮勝械常茂至茂勝之婿也勝每於眾中平折之茂不堪出不遜語勝啣之及降納哈出而虜眾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奏之茂既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能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勝還令藍玉行總兵官事馮勝等以故元降將納哈出所部官屬將校三千三百餘人送至京師九月納哈出等赴京入見上賜納哈出一品服封為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

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故元四大王來降上以其元之子孫憫而宥之且厚其賜賚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三月大將軍藍玉等率師十五萬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無程而進四月藍玉等兵破故元主脫古思帖木兒于捕魚兒海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

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里麻里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金銀印章馬駝牛羊車輛各籍數入奏遂班師五月藍玉遣使至京上表奏捷上遣使齎勅勞之六月藍玉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无主妃事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聞之惶懼自盡地保奴由是有怨言上聞之曰朕

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時有恩惠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
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
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資遣之 七
月海西侯納哈出卒 八月沐英調甯正帥兵會傅友
德軍討東川 命故海西侯納哈出子察罕襲封爵改
封瀋陽侯納哈出故部屬行省平章朱高等一千餘人
自遼東來降監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
功勞最大但虜主妃降不能遇之以禮又恃勞遣人入
朝覘伺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
率德改行以慎厥終 玉頓首謝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洪武二十二年秋七月征南將軍傅友德有疾命還京
師尋召從軍諸將北還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燕王率師至迤都故元太尉乃兒
不花丞相咬住忽里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上以江南地薄有還都之意皇
太子巡視關洛諭之曰天下山川惟關洛號為險固向
命汝弟入封關中已十數年汝可一游以省觀風俗慰
勞士民於是擇文士以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

府縣以宿頓聞 洪武使勅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以造化之足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從後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明以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恩布惠以回天意而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

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皇太子還自陝西志欲定都洛陽畫圖以獻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

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檻送京師伏誅玉遂班師

音類編卷之一終



